

宁波好书

## 想见先人风姿，品读城市书香

——读《天一阁·月湖历代诗词汇编》有感

雨巷

1200年前的唐长庆元年，明州治迁至三江口并筑内城，标志着这座城市由此诞生；明洪武十四年，取“海定则波宁”之义，改名“宁波”，自此宁波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历史。1200年后的春节节气前夕，偶读《天一阁·月湖历代诗词汇编》，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。

对一个地方来说，一眼泉会平添无限灵气；对一座城池来说，一片湖会增加无限活力。宁波便有这样一片湖——月湖。月湖起源于何时？史书记载：唐太宗贞观十年，鄞县令首次修湖，解决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问题；唐文宗太和七年，鄞县令重修它山堰及配套工程，并引其流入城，蓄为日、月两湖；唐末明州刺史修筑罗城，包有月湖，“一湖居城中”的格局形成……

“人说宁波之有月湖，犹杭州之有西湖”，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在序中称赞道。着实，月湖在宁波人心目中，是历史之湖，更是诗意之湖，是人文之湖，更是情感之湖。如果说湖是城池的眼睛，那么藏书无疑是城池的心灵了。说起宁波，少不了月湖，天一阁同样不能或缺。

古朴诗词写华章。天一阁屹立月湖西岸450余载，其诗作亦是其中的华彩篇章。《天一阁·月湖

代诗词汇编》分月湖编和天一阁编，均以朝代顺序分卷。我简单统计了一下，在体量上，月湖编为天一阁编的3倍左右。

常州人士钱公辅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他的作品《众乐亭诗二首》会成为《天一阁·月湖历代诗词汇编》的开篇之作。宋代诗人钱公辅，字君倚。“嘉祐中，知明州，民和年丰，与众共乐，为亭月湖，名‘众乐。’”后作《众乐亭诗二首》，司马光、王安石等纷纷和诗，“盛极一时，是为月湖开篇之作”，“独乐”而不“众乐”之名，于是乎书。“‘众乐’不如‘众乐’，由此可见钱公辅的心胸是何等的宽广。他在《众乐亭诗二首》第一首中写道：“谁把江湖付此翁？江湖更在广城中。葺成世界三千景，占得鹏天九万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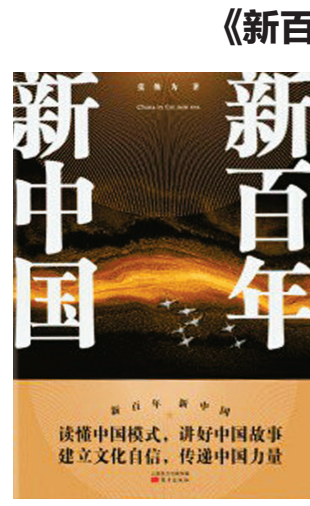
说起天一阁，一个人的身影总会浮现眼前，他便是天一阁的总人范钦。范钦在《天一阁·月湖历代诗词汇编》中留下了近50首作品，成为书中作品最多的诗人。他在首篇《中秋前四日，邀诸公赏

月，因泛舟，次东沙二首》中赞道，“皓月中秋近，流辉渐渐多。盈盈开玉树，缈缈映金波。”

诗里词间多风物。从古至今，诗词是传承文化、记载历史的绝佳载体。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言，“诗词作为月湖文化的重要内容，体现了宁波历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和艺术造诣，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。”千年月湖，诗社林立，诗人辈出，大雅振兴。《天一阁·月湖历代诗词汇编》辑录北宋至民国诗人300多位，诗词1200多首。曾巩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史浩、楼钥、戴表元、袁梅、袁士元、袁珙、张邦奇、张时彻、屠大山、沈明臣、屠隆、李邕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徐时栋、袁枚、吴昌硕等名家作品频现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部分量厚重、穿越时空的好书——彰显了天一阁、月湖的历史文化底蕴，是宁波城市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珠。

本书还让我感受到了宁波学者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。将散落在浩瀚书籍中的月湖、天一阁诗词仔细拾掇，串珠成链，“可谓寻姓名于卷帙，传风尚于华章”。为深入梳理诗词文化，展现天一阁、月湖景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，编纂者历时两年系统搜集整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天一阁、月湖的诗词。编纂者之一龚

荐书



《新百年 新中国》张维为 著 东方出版社 2021年3月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我们搞建设，谋发展，致力于改善民生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：创造了震撼世界的高铁奇迹；使中国7.4亿人脱贫；实现了“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”的崛起，特别是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“第一方阵”……中国的成就震惊世界，但西方话语却曲解中国的崛起，带偏舆论导向，甚至导致连中国人都看不懂自己。

本书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张维为教授认为，中国的崛起一定要

《古画风雅》



著名作家老舍曾言：“在穷苦中，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！”这种在赏画过程中产生的愉悦感当是一种幸福，被这种幸福感染的，还有女作家苏三公子。她在研读诸多古画之后，写下了这部26万字的《古画风雅》，把古画里的前世印迹化作永久的生命记忆，传递给读者。

《古画风雅》，“雅”从何来？苏三公子梳理了反映焚香、赏花、读书、候月、寻幽、赏雪、唱和等雅事的古代绘画。古代很多文人在失意时，或投身于这些雅事，或描绘先贤的这些雅事，借此抒发胸臆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人文徵明所绘的《兰亭修禊图》，表现了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与友人谢安等人在兰亭溪上修禊，行曲水流觞之事。相传

《怪奇幻想俱乐部》



在日本文坛，谷崎润一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他是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曾在1958年、1960年至1965年7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国内引进的为大家熟知的作品有《春琴抄》《细雪》等。这部《怪奇幻想俱乐部》收录的是谷崎润一郎早期发表的并不知名的五个短篇小说，但如果细细品味，已初显谷崎润一郎的写作特色。

《病榻上的幻想》讲述的是“我”因牙痛被折磨得几近崩溃，在恍惚中一直担心地震即将到来，最后才发现不过是一场梦；《人变成猴子的故事》讲述的是艺伎阿染被猴子缠上的奇怪经历；《变成鱼的李白》讲述即将出嫁的女子收到一个礼物——一条用绉绸制

品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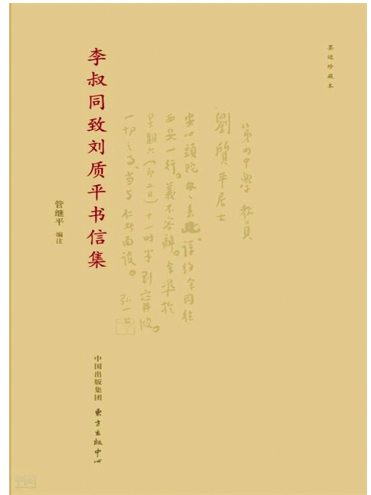
## 山岭甚高，步行宜著布底鞋

——《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》读后记

蔡体冀

正月初五，翻出墨迹珍藏本《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》，看到弘一法师的字，就有温和静穆、春风化雨之感。

有一封写于1932年3月16日的信上画着路标记号，此录一节：“往伏龙寺之路程：清晨，在江北



## 大地知晓一切

——读星野道夫《森林、冰河与鲸》

林 颐

“大地知晓一切。你一旦犯错，大地就会知道。”科尤康印第安人如此告诫。

这句箴言出现在《森林、冰河与鲸》里，这本书引用了许多类似谚语，其中包含的智慧，大多指向人们对自然的尊重。全书从“渡鸦氏族的后裔”讲起，很多印第安部落和因纽特人认为渡鸦是他们的创世神。北美最后一条野性之河是塔琴希尼河，在特里吉特族的语言里，就是“渡鸦之河”的意思。追寻渡鸦的传说，意味着追寻人与世界自古以来的联结。

《森林、冰河与鲸》是星野道夫的遗作。1996年8月8日凌晨4点，棕熊袭击了库页湖畔的帐篷，睡梦中的星野道夫罹难，年仅43岁。

这不长的生命，有一半的人生是在阿拉斯加度过的。早在1973年，星野道夫就尝试与希什马廖夫村的因纽特家庭共同生活了3个月。26岁时，星野道夫就读阿拉斯加大学，此后，长年居住在阿拉斯加，以拍摄北极圈自然风光与人文场景为己任。森林、冰河与

岸，乘“镇北”轮船。或云八时开，或云六时开，乞预早数日询问宁波三北公司可也。其码头似在永川附近。至龙山，统舱六角，甚舒适，到龙山海边，约十二时前。即乘火车（仅二里，无票）。至龙山三北公司门前。由此步上山五里，即至伏龙寺。山岭甚高，如步行者，宜著布底鞋或草鞋。由公司门首上山之路，略绘上方。”在另起一行上写着：“……”之记号，即行路之线，近山顶有凉亭，可以休息。”那些点点的记号，犹行者足迹，还有简笔的屋舍注明为寺，线路蜿蜒朝上，可谓悉心关照，无微不至。

书中呈现的90余通信札，是李叔同从1915年到1942年写给他的学生刘质平的。里面有多幅照片，其中有李叔同出家前在杭州与弟子刘质平、丰子恺的合影。刘质平的儿子刘雪阳说过，这些信虽然所言皆为日常琐事，然字里行间，仍涉及一些处世待人、修身养性之人生道理。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琐事嘱托中，看到李叔同对学生的淳淳

爱心以及师生间如同父子的感情。又讲到，在谈信之同时欣赏弘一法师的珍贵墨稿，是非常难得的眼缘。众所周知，李叔同先生出家以后，书法是其唯一“不废”之艺。此虽为书信，更见其信笔所至之性情流露，读之仿佛有一股静气跃然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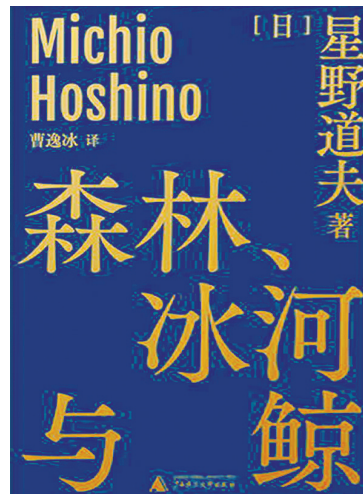
此书由管继平编注，他说自己对将近100年前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心驰神往，对当年浙江一师的人物和故事，无不关注。他曾与刘雪阳一道，定下编一册李刘书信集。他对信中提及的人物、事件等，一作相应注解。

这些信中有较多部分提到宁波，尤对旅途时刻详尽记叙。如“拟于新历十月十三日（即星期四）到宁波。约于下午三点零五分抵宁波车站。即登平阳轮船（此船星期四到，星期六开。售票员及茶房皆素相熟）。”此信中又另启：“新历十月十三日（星期四），下午三点零五分到宁波车站。另有函寄四中校，详言之。”“四中校”指的是宁波第四中学。他对地名亦细心明示，唯恐有些

安人，还有许多从美国本土过去的白人。星野道夫主动融入当地的社交，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，他将其一写在文章里。星野道夫跨越了旅行作家和摄影家的身份，更接近人类学家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。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在那里生活，星野道夫不断邂逅各种各样的人，就形形色色的话题进行深入的交流。

书里讲到一个叫“鲍勃”的印第安青年。跟随鲍勃的游览，借助鲍勃的视线，星野道夫描述了阿拉斯加土著栖居地和环境在工业时代遭到的破坏。他呼吁保护阿拉斯加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。老人讲述着“很久很久以前”关于渡鸦、鲸鱼、驯鹿的神话，世世代代仁立的图腾柱依然铭刻着来自远古的忠告和提醒，还有阿拉斯加独具风格的民间艺术品，雕塑、面具和陶器，有时还能在冻层里找到猛犸象的化石。星野道夫与因纽特人一起出海，以传统方式捕鲸，参加狩猎和夸富宴的仪式，他们是他们乐意接纳的一分子。

星野道夫“好奇别人的活法”。他觉得，了解别人的生活，也有助于看清自己的生活。19岁



那年，他在旧书店里发现一本《Alaska》摄影集，阿拉斯加成了魂牵梦萦的命定之地。21岁那年，挚友在登山时殉难。星野道夫认识到人生是有可能突然被截断的，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”，这次意外成为履践行动的契机。星野道夫时刻搜寻自己的时间轴，省思人生的意义与幸福的定义。他了解阿拉斯加，他说露露的时候最不需要小心的莫过于熊，很多次，熊来了，又走了。但最终，他没能避开危险。在阿拉斯加，生与死的风景实在泾渭分明。

“每一个温暖的夜晚/在月光下入眠/用一辈子的时间/让那光亮进到你体内/然后你就会发光/终有一天/月亮会觉得/你才是月亮。”克里印第安人的诗歌，名叫《灵魂归家》。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